

宁子 著

爱与不爱都会疼

用时间一层层包裹的疼痛，
最后凝固成心间最永恒的琥珀

AIYUBUAI
DOUHUITENG





爱与不^心爱都会疼

it's hurt, no matter love or not



宁子◎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与不爱都会疼 / 宁子著 .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 2011.6

ISBN 978 - 7 - 221 - 09585 - 5

I . ①爱… II . ①宁…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8922 号

书 名	爱与不爱都会疼
著 者	宁 子

责任编辑	程 立
策划编辑	一 航
文字编辑	张 燕
文案编辑	黄豆豆
装帧设计	谢 滨
出 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经 销	新华文轩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1 - 09585 - 5
定 价	24.80 元

目录 Contents



前 言	/ 001
第一章	/ 003
第二章	/ 010
第三章	/ 018
第四章	/ 023
第五章	/ 030
第六章	/ 041
第七章	/ 050
第八章	/ 057
第九章	/ 068
第十章	/ 079
第十一章	/ 090
第十二章	/ 100

第十三章	/109
第十四章	/116
第十五章	/123
第十六章	/128
第十七章	/136
第十八章	/141
第十九章	/148
第二十章	/157
第二十一章	/164
第二十二章	/172
第二十三章	/180
第二十四章	/189
第二十五章	/198
第二十六章	/203
第二十七章	/213

前言

我们似是生活在年代夹缝中的一代人。

我们大多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在我们之前，都有哥哥或姐姐。

但我们并没有因此受到额外恩宠。我们的出生，不过是一个家庭的惯性。

我们的童年时代没有玩具，没有猫和老鼠，没有巧克力和薯片、肯德基。

我们的少年时代没有电脑、动漫和音乐播放器。

我们的成长却见证了时代的发展进步和经济腾飞。

因为我们在如此庞大的大趋势中被人生忽略。所以，属于我们的年代几乎没有任何标志。

疏离而寂寞。

在我们之前，我们上一代人的青春和爱情在岁月的动荡中最终被书写得波澜壮阔。

为此我们仰视他们。仰视他们的人生和爱的坚贞。

在我们之后，80后们以独生子女的独特优势，尽享社会发展中丰足的物质以及来自整个家庭无限的宠爱和娇纵。

为此，我们嫉妒他们，嫉妒他们的自由和爱情的绚烂。

我们夹在这样两个年代的中间，曾经不知所措。

我们甚至常常会惶恐地发现，我们竟然在年代中找不到我们。

我们不知道被谁丢弃了，而我们被丢弃时，甚至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为此，我们不甘心。

因为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那个被丢失的年代里，有着怎样让我们难以忘怀的属于我们的深刻记忆。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在年代的夹缝中，我们从来不曾遗忘过自己和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所有同龄人所经历的故事。

我们生于 70 后。

我们曾一直安静地蛰伏在 60 后和 80 后之间的寂寞年代，但是现在，你们转过头，就会看到我们的存在，看到我们的爱情，看到我们的人生，看到，我们的疼痛。

1. 二中的女生漂亮，风情；男生酷，能打

三年后，1996年暮春的黄昏，楚涛走出安城依旧简陋的火车站。在略显拥挤的出站口，一眼就看到了镜子。

镜子依旧瘦、高，并且楚涛很清楚地感觉出来，这三年，镜子绝对又长个了，至少长了3公分，楚涛走的时候，镜子已经超过了180厘米，现在，在人群中更显突兀。

镜子也看到楚涛，挤过去，喊了声涛哥，笑，露出整齐的牙齿。然后两个年轻男人做了短暂拥抱后，镜子接过了楚涛手里的行李。

楚涛也笑，现在，镜子高了。而三年后，长高的镜子也明显成熟了一些。同年龄的男生，在大学里，看上去还依然是青涩的，但社会的繁杂却会将青涩的面孔用最快的时间历练到成熟。比如镜子。

楚涛想起六年前，他们刚认识的时候，两个17岁的少年，几乎差不多的身高，镜子瘦瘦的，皮肤白皙，架黑框眼镜，文气而略带羞涩。不像楚涛，用母亲的话说，从小就是一副顽劣相。那时，楚涛喜欢拍镜子肩膀，很有点大哥的样子。而在楚涛面前，镜子也始终像那个文气又略显羞涩的少年，对楚涛有种很亲近的依赖。

楚涛喜欢镜子对他的那种依赖。

镜子本名彭小枫，上世纪90年代初，沂城二中，像彭小枫同学这样戴眼镜

的少年极少，用他们的话说，戴眼镜的都去一中了。彭小枫，是楚涛所在班级唯一一个戴眼镜的男生，另外还有一个女生也戴眼镜，因为相貌平平、性格内敛而被忽视，于是镜子这个绰号，理所当然地给了彭小枫，并且在从此以后，彭小枫的名字渐渐被自己的高中同学所遗忘，后来楚涛去镜子单位无意听他的同事喊他的名字时，愣了好半天才想起来他们喊的，是他的兄弟镜子。

楚涛从来不说和镜子是同学，以后跟谁介绍镜子时都会说，兄弟。

这也是楚涛比较容易说出口的两个字，胜过同学。

在楚涛的概念里，读完初中以后，他就没有什么同学了，同学，都是17岁以前的事情。他对同学这两个字并不太感兴趣，就像他一直对学校不感兴趣一样。那些年，他左突右奔的成长，不过是为了摆脱学生的身份。而二中在楚涛看来不算是学校，而是一个小江湖，为此，楚涛做梦都想日后去二中读高中。

二中在沂城很出名，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二中的女生漂亮、风情，其次就是二中的男生酷、能打。

说白了，如果沂城一中代表着优秀、前途等光明的字眼。那么沂城二中就是所谓“坏孩子”的集结地，它并不光彩的名气，让所有家长都避之唯恐不及，而对所有叛逆期的孩子几乎都是一种诱惑，尤其对楚涛这种从出生就开始叛逆、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少年。

考入二中其实很容易，成绩不够优秀，又因为有过比如打架、旷课等不太良好记录而导致其他学校不愿录取的少年们，最后一股脑儿地都被推进了二中。那是能够收留他们叛逆青春的唯一的学校。于是每年夏天中考完毕，谁家孩子最后进入二中，家长会小半年愁眉苦脸。不过楚涛进二中，母亲并没有太多沮丧，母亲说，就你，不去二中才怪。

楚涛知道母亲拿他没办法，母亲很早就拿他没办法。在楚涛6岁时，因为和别的孩子打架时打掉了对方两颗门牙又不肯认错，母亲赌气在楚涛身上打断了两把笤帚，6岁的楚涛一声没吭，后来母亲再也没有力气，颓丧地将断了的笤帚丢到一边，看着一直倔强昂着头的儿子，既怨怒又心疼，坐下来大口喘气。而被打了半个多小时的楚涛，看母亲住了手，一言不发地倒了杯水放到桌上，妈，累了吧？喝水。

母亲被气哭了。但从那以后，楚涛听过母亲很多次叹息，却没有再挨过母亲的打。

楚涛并不是想让母亲不高兴，但叛逆顽劣且倔强的性格是天生的，而这种性格的锋利性，在一个单亲家庭中，展露得更是清晰彻底。

父亲在楚涛几乎还不记事的时候，因为一场事故离开了。母亲是要强的女子，此后独自带着楚涛和大楚涛三岁的姐姐楚甜生活，没有再嫁。

楚涛从小就不是省事的孩子，会走路开始就爬树上墙，等到慢慢懂得自己家庭的特殊性，为了维护自己原本就足够强烈的自尊，几乎和同龄的孩子从小打到大。慢慢地在不痛的挨打中练习，越来越能打。读到中学时，挨打的次数就少了，也打服了一群又一群同龄的小孩。

母亲对姐姐楚甜说，只希望楚涛别惹出太大麻烦，能够平安地长大成人。母亲知道，要楚涛改成另外一个孩子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母亲能做的，就是尽量看护好他，别让他惹出无法收拾的乱子。为此，在楚涛的成长中，姐姐几乎是他的影子，所有能够陪伴他的时间，寸步不离。

姐姐楚甜和楚涛完全相反，听话，顺从，乖巧，甚至隐忍。对弟弟楚涛，既有一个做姐姐的纵容，也有做姐姐倔强的看顾。

年少的楚涛对姐姐的跟随虽然有些厌烦，但他并不混蛋，更了解姐姐对他的感情。在楚涛看来，一个男人——10岁也好，100岁也好，任何时候，都不能欺负女人。所以，碍于姐姐，楚涛的顽劣也有所收敛。但始终，不是个省事的。

2. 楚涛一下被女孩的光芒击中

和镜子的结缘也是一场事端引起的。那时候，楚涛已经过去二中一个多月了。进了四班，也是最差的班级。那一个多月的时间，楚涛已经在班里迅速拉起了一个小帮派，其中还有两个是三班的——那时的楚涛已经本能地懂得分辨自己的同类，他知道那些走路昂着头、看人时眼神总有几分鄙夷、衣衫不太整洁但服装款式绝对时尚的男孩，骨子里，都是叛逆而骄傲的。而一起进入二中的曾经的中学同学，也通过各种途径迅速传播了楚涛在初中时的种种“劣迹”，这让他很快名声大振，小圈子迅速形成。

当时，镜子并不在楚涛感兴趣的范围之列，刚开始见到镜子时，他甚至觉得这个瘦高白皙的男孩走错了学校，打眼看过去，用以前老师的话说，那该是

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为此，开学第一天，楚涛便奚落镜子，一中的小苗子，你是不是走错地儿了？

全班同学不约而同地跟着起哄，镜子一下脸红了，低着头坐下来，像做错了什么事一般。

这个男孩的羞涩让楚涛在奚落过后产生了几丝愧疚，楚涛顽劣，但有自己的顽劣的原则，当时这个少年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尤其是镜子看上去就是那种没有任何还手之力的孩子。

玩笑开过，楚涛后悔了，大家笑过后，他正式跟镜子认错，对不起啊彭、彭小枫同学，我不该跟你开这样的玩笑，请原谅。

结果，镜子脸更红了。

那天晚上晚自习结束后，楚涛留下了圈子里的几个男生，发布了那个圈子的第一条规则：不许欺负同学，不管男同学还是女同学。

这个规则得到了大家一致认可。

那以后，楚涛没有再开过镜子的玩笑，甚至连镜子这个绰号，也是班里的女生何冬青起了后来他们跟着叫开的。同样是在几天后的晚自习，教室里很有规则地混乱着，一拨在看课外书，一拨在听随身听——彼时，齐秦的歌还在流行。而让这些少年们感兴趣的，除了齐秦那空旷空灵的声音、那忧伤美妙的旋律和歌词，更有齐秦曾经作为少年犯的经历。他们本能地将那个喊着“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的男人当作了同类，楚涛更是将齐秦的歌唱得逼真，猛然就会吼一嗓子。

当时，楚涛正和同桌在课桌上玩象棋，棋盘是刻在桌面上的，楚河汉界分外清晰。第一个发现课桌被破坏的是语文老师，那个瘦弱的中年男老师，有一边在教室走动一边读诗词的习惯，那天读着读着走到楚涛的课桌前，不知怎么一打眼，就看到了楚涛和同桌一起刻了两天才刻出来的棋盘。

语文老师一个激灵，楚涛笑着说，马走日象走田，老师，下了课要不要杀一盘？

语文老师注视楚涛良久，目光自楚涛手背的一道浅浅伤疤后缓缓移开，摇摇头，目光重新落回到课本上，声音有节奏地抑扬顿挫。

楚涛手背的那道伤疤，是小时候有次被锁在三楼的家中，他沿着阳台外面下水管道爬下来时管子的一个小裂口划伤的，因为下滑的速度快，他的手背被划得很深，几乎露出了骨头。虽然愈合得很快，但还是留下了清晰的伤疤，尤

其楚涛握起拳头时，那道疤痕更是清晰可见。

以后，包括班主任在内，没有任何老师来过问这道棋盘的存在原因，好像压根就不曾留意到，那是一个被破坏的受伤的课桌，而那个棋盘，也成为各种自习课上楚涛和同桌消磨时间最好的方式。

那晚，如常。楚涛正为走错一步棋被同桌吃掉了一个车懊悔时，听见何冬青清脆生动的一连串的话语，小眼镜，你厉害，我当你眼镜是乱戴的呢？算你有学问，以后，我就给你叫镜子吧，镜子是尊重，代表学问的意思，同学们，你们说合适吗？

合适——长长的整齐的回答，但并没有人抬头，随时起哄是二中每个学生的长项。甚至不是后天修炼的，那些坏孩子们的恶作剧，他们天生就会。

楚涛笑了。显然，何冬青那个什么在她看来比较有深度的问题去询问镜子，或者是她心血来潮的恶作剧，想闹一闹这个戴眼镜的文质彬彬的男生，但她没想到，她所谓的难题，被镜子轻松化解。

真如家长们所说，这些孩子，就没有省心的。

笑过了，楚涛转头去看何冬青。

在他左前方45度的角度，在教室明亮得有些失真的灯光下，少女何冬青的皮肤散发着优质瓷器的细腻光泽，微微仰起的下颌，有一种弧度柔和的气息桀骜的轮廓。男生一样微微凌乱的短发，宽松的白毛衣，紧身的黑色牛仔裤裹着修长匀称的双腿，微微翘起的小巧的臀，毛衣袖子卷到手臂上，手上细细的银链的铃铛发出丁冬的声音。

楚涛呆住了，在之前所有的照面中，何冬青的漂亮都不曾散发出这样生动绚烂的光芒，也只是一种女孩子寻常的漂亮，并不新鲜。

一如传闻中那样，二中不乏漂亮女生，何冬青这样身材好面容好的女孩，很容易看见，但这一刻，楚涛清晰地看到了何冬青漂亮面容中的那份不同寻常，甚至楚涛一时难以分辨它的来处，只是一下被女孩的光芒击中。

3. 从第一支开始，香烟就没有再离开楚涛的生活

这一年，顽劣的楚涛已经年满17岁，17岁的楚涛，第一次为一个女孩心动了。

而直到楚涛真正懂得分辨女人的多年后，才知道何冬青那比美丽的容貌更具诱惑力的桀骜气质，来自她良好的家境。

何冬青的父亲是沂城某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母亲则是沂城为数不多的国家二级企业中一家煤炭公司的经理。和楚涛一样，何冬青也有个极其出色的姐姐，当他们共同进入二中的时候，他们的姐姐，都已经考入了全国著名的高等院校。但偏偏他们的家庭除了让父母骄傲省心的姐姐们，还有他们，这些天生长着反骨的孩子。何冬青原本可以不来二中，即使成绩平平，想进一中的重点班也是易如反掌，但何冬青一句话就断绝了父母的念头，她说，你们如果不怕我在一中给你们丢人，就送我去一中好了。我无所谓。

何冬青的叛逆让楚涛知道了人生无法圆满的道理，如果他的叛逆是天经地义的，那么在他看来，何冬青走的，应该是和姐姐一样的路，而不是和他一样，来到这个让无数家长谈之色变的沂城二中。

可偏偏，何冬青就来了，不仅来了，还在那一个瞬间，唤起了楚涛关于对男女情爱最初的萌动和渴望，并从此一发不可收。

总之，那个晚上，有两件事情在沂城二中高一四班同时发生了，第一就是彭小枫从此改名镜子，真名被隐去。另外就是楚涛喜欢上了何冬青。

只是楚涛当时还不知道，这两件事，这两个人，都将成为他漫长青春中两种深深挥之不去的情结。一是友谊，一是爱情。这两种情结让他在努力走了很远之后，依旧会在瞬间被打回原形，打回到他的 17 岁的时光中。

楚涛毕竟是楚涛，即使当时年少，也早已不是仓促慌张、迫不及待的毛头小孩。当何冬青那个 45 度弧度的轮廓清晰扎进他的心里，短暂的愣怔后，楚涛转过视线，眼神里恢复了平静，捅捅同桌的胳膊，该你了。

然后，他貌似平静地和同桌下完了那盘棋。但最后，楚涛输了。在班里，下象棋能赢楚涛的不多，如果不是上课，楚涛压根不会跟同桌下，嫌他水平差，可是那天晚上，他竟然下输了。看着棋盘最后的几枚棋子，楚涛匪夷所思地笑了笑，没等说什么，下课铃声响起来。

楚涛猛地抬头，何冬青已经走到了教室门口。他站起来迅速跟了出去，发现何冬青并没有随其他女生朝后面的宿舍走，而是背着背包直奔校门。

楚涛一路不动声色地跟过去，看到何冬青走出校门，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半开的车门内，楚涛看清楚驾驶座上开车的，是一个留着平头的年轻男人。

也是和何冬青熟悉后，楚涛才知道了那个年轻男人是何冬青妈妈的司机，何冬青不住校，每天晚上下课后都回家。这也是当初父母答应她去二中的一个条件，也许在他们看来，不管学校里怎样乱，女儿如何不听话，只要每晚按时回家，底线就是安全的——看上去成熟的长辈们，有时也会因为无奈而自欺欺人，选择了用这样笨拙的方式，来管理一个走入青春期的叛逆女孩。

但那天晚上，楚涛对所有一切都一无所知，他非常想知道，想知道来接何冬青的男人是谁，接了何冬青去什么地方，是否还回来……那些之前从不曾在少年楚涛脑海里出现过，而他又不想在任何人那里得到答案的问题，扰得这个男孩凌晨一点时依旧没有睡着。后来，楚涛爬起来，借着窗外透过的微光，在上铺的男生枕头下摸索片刻，摸出半盒快被压扁的简装哈德门，悄悄走出宿舍，在走廊上，将烟点着，深深吸了一口。

17岁的楚涛，已经和很多这个年龄的男孩一样，有了偷偷摸摸的抽烟经历，当时并不频繁，但从第一支开始，香烟就没有再离开楚涛的生活。多年后，那种简装的哈德门已经在市场消失，多年后，楚涛已经可以抽得起任何牌子的香烟，但他始终对最早相识的哈德门情有独钟，曾经有次出差，在一个沿海小城的一家小商店里，他无意发现了那种已经在市场上销声匿迹的哈德门，二话不说，将所有存货全部买下——因为生意清淡，那二十条烟，店主已经在冰柜里整整保存了两年半。回来后，楚涛继续精心保存，招待客人或朋友聚会，宁肯奉出价格高出很多倍的软中华，也绝不给任何人分享一只记忆中的哈德门。

楚涛说，那是一种怀旧，即使怀念的，只是一种烟草的味道。楚涛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是十几年后了。

第二章

Chapter.02



1. 何冬青此后归楚涛所有，其他人，非礼勿视，非礼勿亲

现在让时间重新回到十几年前的那个夜晚，那个夜晚，楚涛开始满脑子都是何冬青。在用脚踩灭了第五支烟蒂后，楚涛决定找何冬青谈谈。

找谁谈谈，这在二中来说是个并不新鲜的话题，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谁对谁有意思了。后者则有点麻烦，颇含讨伐的味道。

楚涛的谈，自然是前者。而这种谈话方式也并不复杂，第二天早自习，几乎一夜无眠的楚涛在学校门前的一棵芙蓉树后等到了何冬青。依旧是那辆黑色轿车送来，不同的是，楚涛敏锐地观察到，驾驶座上的司机是一个中年妇人，该是和母亲相仿的年纪。车内灯只在开门时亮了那么一下，楚涛无法观察得更仔细，但他还是迅速判断出，那该是何冬青的母亲。

楚涛微微松下一口气，他此时并不关心何冬青有怎样的家庭背景，在私家轿车还比较稀少的上世纪 90 年代初，她的母亲就已经开着车送她上学了，那时的楚涛，满脑子只有何冬青。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孩。

在轿车掉头离开后，楚涛从树后钻出来，迎着何冬青走过去，在差不多离何冬青一米远的时候，喊了声，何冬青。

何冬青并没有被吓到，或者，她早早就已经看到了楚涛，何冬青不是个一惊一乍的女孩，相反，和楚涛很像的是，在很多境况下，何冬青都能表现得异

常冷静。

听到楚涛喊，何冬青也不答应，只停下脚步，看着楚涛走近。

暮秋的早上六点，天是暗的，路灯依旧亮着，空气中有些清冷，何冬青穿了件黑色及膝风衣，在他靠近她的时候，看见晨风将风衣的一角轻轻拂起。

之前楚涛一直觉得穿风衣的女孩子应该留长发，风衣才能穿出味道，后来发现，女式风衣的味道和女人头发的长短毫无关联，何冬青的短发，配飘逸的风衣，极其别致风情。后来楚涛看了周润发的《赌王》，发现何冬青和片中赌王的女保镖龙九很像，相似的发形和轮廓，散发着同样的冷傲。

楚涛并不介意何冬青的沉默，他走过去问，你不住校？

女孩低头扯了扯风衣的带子，再抬起头来时，唇角浮起一丝狡黠的笑，反问，可以吗？

当然。楚涛做个请的姿势，亲爱的小姐，欢迎您亲自来读早自习。

讨厌！何冬青嘴巴鼓了鼓，绷不住，扑哧笑出声来。

楚涛在女孩娇气而不矫情的嗔怪里，在她明媚的透着欢喜的笑容里，看出了她对他的接受。

没错，漂亮高傲的何冬青并没有让楚涛难堪，没有拒绝他跟她“谈谈”的要求。原因很简单，何冬青喜欢楚涛，在他找她之前，她就喜欢上了他。相比于楚涛来说，少女何冬青的感觉要敏锐很多，她几乎在来到沂城二中并主动要求进入四班的当天，就留意到了眉目间充斥着桀骜不羁的楚涛——那是少女何冬青无比熟悉的一种气息，一种和她相似的气息。她本能地分辨出了他们是异性中的同类，虽然来处不同，过程不一，但他们内心对生活和人生的判定，在他们少年时期，是一致的。充满叛逆、挑衅、不循规蹈矩。

何冬青从不虚荣，但秉性中的骄傲阻挡了她将主动向同类发出邀请。她并不着急，对男孩子，何冬青是有把握的。中学的时候，她就开始不断收到一些幼稚的纸条，甚至还有社会上的男孩子在学校门口等她。她知道不管哪一种男孩，他们都沉不住气。

楚涛并不例外，甚至，她对楚涛已经很佩服，他找她谈话时，已经开学快两个月，秋天都要过去了——相比起来，他够沉得住气。

何冬青并不知道楚涛的沉得住气，是他对这个女孩反应的一种迟钝，反倒当作了他的沉稳。一个17岁少年的沉稳，这无论如何都难能可贵。所以，她没

有必要再去遮掩、拿捏、进进退退，那不是何冬青的作风。而且，何冬青有着一个少女的敏感，她知道这个教室里甚至这个学校里，很多女孩偷偷喜欢着楚涛，她们总是在背后偷偷议论他，却又在他跟前高傲地仰起头来，不屑一顾。

何冬青才不，她等的，不过是楚涛先开口。

她等到了。

于是她在楚涛等到她的这个早晨，落落大方地和楚涛一起走进了沂城二中教学楼二楼四班的教室。

楚涛替何冬青拉开了教室的门，教室里，已经坐得七七八八，门开的时候，所有人都下意识抬起头来。然后，大家心照不宣地笑起来，楚涛圈子里的一个同伴，发出一声长长的“哦”——那一声“哦”，便是一种宣告，告诉当时教室里所有人、所有男生，何冬青此后归楚涛所有，其他人，非礼勿视，非礼勿亲。

2. 班主任说：你们是学生，不是社会上的流氓

之后，何冬青顺利地 and 楚涛的同桌换了位子。在女生中，何冬青算是个儿高的，大约有 168 公分，和楚涛一起坐在后面，倒不显得不妥。

那时班里已经有私自换位的先例，大家只是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这也是二中另外一个闻名的特征，该校学生，学习不好，但比较团结。据说语文老师曾私下说他们，沆瀣一气。楚涛在黑板上写了另外四个字：兄弟齐心。

楚涛和何冬青的感情迅速升温，很快就烫得让老师们不知所措起来。上课时，很少有老师能分清两个脑袋到底谁是谁的，总是挤在一处。课余的校园里，要么何冬青在脚踏车上紧紧揽着楚涛的腰，要么两个人一人一辆拉着手骑得飞快，在身后兜起一阵风。在食堂，70 后的学生也让 60 后的老师们目瞪口呆，楚涛和何冬青创造了二中新景观：相互喂饭。并不介意围观者的起哄。

终于，校领导找到班主任，班主任气头上，将楚涛召到了办公室，指着他毛茸茸的脑袋，楚涛，你不要太嚣张，这是学校，这么长时间不管你不是怕你，知道吗？天底下没有没有老师害怕学生的道理，不管你，是想让你自觉，你们都快要成年人了，以为这样无法无天的就是个性就是本事吗，你们是学生，不是社会上的流氓……